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一二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敫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一

宋神宗一

戊申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改元　壬午詔州縣春首檢視暴骸給錢葬祭之　丙申權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執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

與介同閱視後遂以為常　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内舍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待次而入者益百餘人諫官以為言故有是詔　二月乙卯孔宗愿子若蒙為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丙辰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諤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置對無一語罣人惟自引伏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秦儀為縱横之術

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上謂文彥博等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上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　三月癸酉朔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為

為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乙酉上謂文彦博等曰任人各以所長乃可立事至於有過寡行之人或可使但不宜使在左右　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賑濟饑民　夏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問以治道弼以上鋭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其善惡若自取然後以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稱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

未久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
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
弼曰阜安寓內為先上善之　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
石越次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
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
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
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
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

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顧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安石退而上疏極言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且謂理財無法 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王安石等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以為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言臣

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言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為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上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敞卒慶歷前學者多守注疏之學至敞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説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　癸亥孫覺為右正

言赴諫院供職上與覺言欲革積弊覺對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他日上語左右曰孫覺頗知理　五月癸酉上謂文彦博等曰丁謂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宫殿皆謂等開之耗祖宗儲積過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上曰王旦為宰相不得無過韓絳曰旦嘗諫上不從求去位又弗許上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為是也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為額從之　六月癸卯以

同州明法魏道嚴為本州司士叅軍前邠州觀察推官狄國賔注擬隴州職官一任以判永興軍韓琦言道嚴唐鄭國公徵裔孫國賔梁國公仁傑十二代孫故也

詔諸路與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埠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乙卯賜知唐州光禄卿髙賦敕書獎諭賦在唐凡五年比罷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增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五十七作陂堰四

十有四云　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歷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知慶歷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下三司條析其同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開納明日即罷裁減司　秋七月乙亥詔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箄築城也

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及第仍注初等職官　己
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
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
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號有一
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太宗尊號盡省
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詔賜光曰朕
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慚面目遂終不
許　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文彥博呂公著

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上面許擢置中樞覺相繼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執政以為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上以覺為希旨收恩且區處大臣非小臣所宜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上不信悉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媿足矣 甲

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歷不效當改歷詔司天更造新歷　降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葢始此年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同知諫院孫覺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有罰

金貶秩而猶居其位者也覺遂移牒閤門御史臺云論郃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釐務閤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邇英進讀已名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以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

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鹽鐵副使吕誨侍御史吕景此兩人似堪其選　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澤則宜以在

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臣愚以為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日豐稔自依舊制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安石爭論久之上

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劄曰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為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　甲子手詔曰昔我藝祖之興以天縱之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髙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絶　乙丑詔復行崇天歴　鹽

鐵副使呂誨同知諫院用司馬光之言也　詔自今試館職並試策論罷詩賦　九月辛未涇州觀察使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初韓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　甲申詔自今内批指揮並作奉聖旨施行　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　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先是王安石講禮

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
且欲得卿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
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
有咎夔稷契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
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講義曰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魏徵諸葛亮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雖孟子告君殆不是過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詰其設施之方而再三不肯條對者蓋其所施設之方止於青

苗助役之類而遽條陳之則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録進欲使人主之深聽而後舉朝聽其所為也未幾讀吳申謹奉成憲之疏於是謂成憲不足道流俗不足聽勞民非所恤嚴刑非所緩人主當示人以好惡當懼人以不測且謂勞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設之蘊理財之法變法之心盡露矣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丁亥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　甲午司

馬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內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　庚申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其實弩也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

己酉熙寧二年春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內藏庫

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畧無關防嘗聞太宗時内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嘗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晩年嘗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當更擇人領之　知同州趙尚寛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率十萬餘

石當得人繼守其事可持詔廣淵舉知州一人　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弼既辭不受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

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上以為然　丙午翰林學士司馬光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為何官名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光初罷御史中丞遼因問公著以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于上故上乃知　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条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應干條例文字看詳具合行事件聞奏別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

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則出於一統者以有此也安石因請以吕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胡安國春秋傳序曰春秋非五經比也洚水警予與鳳皇來儀並載于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同垂於周史春秋不書祥瑞而盡書災異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為腐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目不以取士馴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舟一木之異指為嘉瑞天地災變隱而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論蓋攻安石學術之亂天下也

三月上既用富弼為首相弼猶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兾緣朝政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

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

癸未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轍奏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上批付中書因名對而有是命　兩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為甚恐須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則天

下自治　壬辰上問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畧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頷之　夏四月丁酉朔羣臣上尊號詔答不允先是上謂執政曰受與否於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見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皆陛下自擇上曰三

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　知諫院錢公輔罷知諫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名臺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對曰所為是邪天下誰敢不同非邪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

丙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災變為懼益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邪上親書詔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

志則天災不難弭大平可俟也　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為叅知政事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論議迂濶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可即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

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於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令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

事極當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安石强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　丙辰詔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王安石之詞也　五月癸未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

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誨即奏曰王拱辰不聞有過遷謫出外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權府亦甚平允遽然補外錢公輔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逐葢甫與王安石素所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上出誨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吕中曰安石入朝之初即勸人主逐諫官其本意如此故臺諫未有直罷者自安石始上罷呉申復以呉

申倒罷公輔自是人不附己者始擠之矣

癸巳樞密院言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闗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遠者並刪取大㫖編次成册仍於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從之賜名經武要畧

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吕誨劾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上又謂安石曰吕誨言卿每事好為異多作横議或要内批以自質證又詐妄希會朕意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傅說亦豈須他人為助　羣臣凖詔議

學校貢舉多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

蘇軾奏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

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

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

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

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上得軾

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釋然矣即名見問何以助

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

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　呂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屢薦于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顔子　上曰欲用蘇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别試以事可也　考課院言準詔定到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分為上中下三等内有績狀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則定為優等如政事昏繆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為劣等　六月丁巳詔呂誨落中丞以本官知鄧州前此

誨上疏曰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捨係國
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
大聖孰能去之臣謹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
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誠恐陛下悦其才辯久
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羣陰彚進
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
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
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詔視

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誨坐貶　太白入井壬戌晝見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監言日食辰已間有陰雲遮蔽

所食不及元奏分數宰臣富弼等拜表賀　行均輸法

癸未上謂執政曰人君豈可怠於政理朕非樂於勞

苦葢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安生靈至於兵

乃是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輕用非獨殺

人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　甲申日下有五色雲

上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

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為如何則可彥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當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無不濟矣　韓琦等新修仁宗實録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實録三十卷　八月丙申司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入宮之後省閱天下奏事夜御燈火研味經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癸卯待御史劉琦監處州鹽

酒稅御史裏行錢顗監衢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顗等言切見陛下用安石為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葢以其專肆胷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　司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闒亢國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令琦顗止以迕犯大臣降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乞與本資不報　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

初純仁以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别生事變上曰令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純仁又申中書曰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强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趙參政心

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公亮等以純仁狀進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　九月詔閤門引編校書籍呂惠卿校勘王存登對皆王安石所善也　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畧計千

五百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内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俟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從之 戊辰初開經筵 王安石獨奏事上問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

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賣祠部所剃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捄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冬十月丙申左僕射平章事富弼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葢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復言于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進用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　知樞密院事陳升

之為禮部尚書平章事　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

改綏州為綏德城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綏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俾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宜守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祕畧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綏

州不復以易二寨　己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

講議曰昔邵康節聞杜鵑聲於天津橋上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欽若當國亦南人也豈獨自安石始邪蓋天禧天聖之時南方之氣未盛所用者欽若一人耳自安石為相所引者惠卿之儉巧升之之輕易宰相參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慮而康節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

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有本職

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别何獨憲臣隔絶疎異欲乞推原天禧詔書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上殿　十一月司馬光言欲據國史實録所載旁采異聞倣漢書作百官公卿表以備奏御從之　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無所

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數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賛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故推升之使先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不肯關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事盡歸之三

司何必攬取為已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

蔡延慶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王安石曰

軾豈是可奬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静司

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

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

木入川司馬光言吕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静斯為厚

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説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

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　丙子詔自今諸路同提㸃

刑獄復差文臣於是武臣提點刑獄盡罷上以武臣罕習吏文多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悉罷之人甚以為便　壬午御邇英閣吕惠卿講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十二載脩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長長尊

賢使能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為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上名光前謂光曰其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

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益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民皆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或復支移折變至今為膏肓之疾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

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　閏十一月壬寅張載為崇文殿校書先是吕公著薦載召對問以治道載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　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　條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議

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乙亥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録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而豈以燈為悅哉此不過以奉二宫之歡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願亟罷之上納其言軾因奏書獻三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

軾素不為王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斷精敏聲問益遠論事益不休

庚戌熙寧三年春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先是翰林學士范鎮言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賤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

亦言王廣淵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淵入奏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二月壬戌朔韓琦言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甲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納一

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官吏防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

使者亦强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茍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陳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有嚴行絀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絶上終以韓琦所說為疑安石曰直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況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

上曰要須盡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為不可但腹誹韓琦獨肯來説真忠臣也翌日安石遂稱疾不出
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員　兵部員外郎傳堯俞同判流内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寳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

答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
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即
抗章自辯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
詳閲今覽之甚愧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獎慰良久
翰林學士司馬光為樞密副使辛巳司馬光言臣先曾
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散青苗錢不便
臣竊聞先帝嘗出内藏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
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

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尤大也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

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司馬光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光言臣近上疏未聞采錄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名早收還樞密副使勅告庚寅詔收還樞密副使告勅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

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三月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書大懟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凡三返文多不載　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而琦又言今㡋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臣詳疏駁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為沮難及引

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須再辨列欲望親覽　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辨餘人絶不近理不足辨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畧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為媿恥上又諭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少自却即坐為流俗所勝矣　巳亥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

名進士有曰聖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王安石之辭也　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以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

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

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勅不令

抑勒光曰勅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配如

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勅榜縣門及四門聽

民自來請自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

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敦諭再三光再拜固辭上曰當更

思之　范鎮罷知通進銀臺司初司馬光辭樞密使上

許之鎮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

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旦追還誥勑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　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葉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

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五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均等策以祖洽為第一　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

此即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　夏四月詔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使之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

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司馬光記所聞於趙抃曰上諭執政以呂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怨公著叛已請明著罪狀光又云公著素謹初無此對或謂孫覺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公著也　已卯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樞密副使韓絳間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

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論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定初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如何定言皆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為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密薦于上上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固爭之乃改命焉

呂中曰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于人主之親擢所以公其選也自安石

執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臺諫皆出于宰相之除矣

權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先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措置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　淮南轉運使

謝景温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温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别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温　上批監察御史張戩王子韶並落職知縣戩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王安石專為聚斂好勝遂非吕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既上疏又詣中

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遂與子韶同黜　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衆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

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也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令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司馬光讀資治通鑑

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葢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

恐傷王安石意故也　詔歐陽脩不合不奏聽朝廷指揮擅止散青苗錢特放罪脩在青州嘗奏疏條陳三事中書言脩擅止給青苗錢欲特旨問罪王安石論脩殊不識藩鎮體乃降是詔先是上復欲用脩執政安石曰脩見事多乖理好有文華人安石蓋指蘇軾輩而上已默喻　壬子詔罷入閤儀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六月壬戌駕部郎中朱壽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劉氏嫁

民間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之劉氏時年巳七十餘矣永興錢明逸表其孝節癸亥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壽昌前已再典郡於是折資通判河中府

宗正寺言每歲正月一日裝寫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録各一本供送龍圖天章寶文閣令祖宗非袒免親

更不賜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與不合修入圖冊詔送禮院詳定禮官言親疏異則恩禮不得不異世系同則圖籍不得不同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親親之義備矣所有祖宗非袒免親欲乞依舊修寫入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録其在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從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　秋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脩罷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脩以病辭宣徽

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　壬辰樞密使吕公弼罷為吏部侍郎知太原府權御史中丞馮京為樞密副使　癸巳賜祕書省正字唐坰出身初坰為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謂坰宜在館閣故得名對　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况當進用上曰王安

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
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
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
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
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青苗已有顯效光曰
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爾上曰蘇軾非
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
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磁器光曰凡察人當察

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
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温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
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
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　九月戊子朔中
書言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
事二員丞以朝官充　乙未參知政事韓絳為陜西路
安撫使先是絳奏以夏人寇慶州陜西用兵請出使王
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卒遣絳　曾布同

判司農寺布尋奏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已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考試法官試法官自此始　庚子左僕射平章事曾公亮為集禧觀使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馮京叅知政事吴充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乙巳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又策試武舉人　壬子太白晝

見　手詔制科調字號卷大抵意尚流俗而毀薄時政援證先王之經而輒失義理恐不足收録以惑天下之觀聽而調字號乃孔文仲試卷也於是文仲竟坐黜

司馬光知永興言青苗助役為陜西之患上曰助役唯行京東兩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冬十月鄧綰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一

路覲之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又累詔趣之比至召對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綰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我須為之尋又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一月丁未客星出婁　十二月詔知杭州趙抃知青州抃至

青州京東旱蝗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青無害

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知鄧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為監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　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例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戶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物產最高者一

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為衆所伏者二人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每二大保逐夜輪差五人於保分内往來廵警遇有賊盜晝時聲鼓報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戶即時救應追捕如賊入别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　參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參知政事

辛亥熙寧四年春正月壬辰詔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平本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麥給之　二月丁巳朔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今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以明經及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解進士今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貼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

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并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殿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從之　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光奏罷之又請添屯軍馬於長安河中邠州光言歲凶乞罷添屯不許又奏乞災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仍牒所部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

催理詔提舉司催理如司農寺指揮不得施行光牒光
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
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
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
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
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
光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光自是絶口不復論新法
甲子曾布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

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敕出令押字耳　三月丁亥夔州路轉運使孫構張詵言杜安行等討四夷賊斥地七百里獲鎧甲器仗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惇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子上召二府出陝西轉運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彦

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葢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鄰近百姓皆以免役為喜葢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

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强令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務要人推行耳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學教授　條例司言欲令諸路轉運司具屬州煩劇縣分主戶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從之　戊戌上批陳留縣見行保甲非朝廷本意令如此搔擾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賊盜餘無得妄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之傳惑恐徒戍邊是以有父子聚首號泣

者非虛也王安石進呈不行　丁未平章事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　上與王安石論保甲事以為誠有斬指者安石曰陝西河東未嘗致變則人情可知豈有怕為義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則聖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雖拂其情然亦當便於民乃可

國是論曰保甲一事民怨彰灼雖禁民越訴捕人匿名而民之斬趾求免匿牓伸冤其達於聖聰軫於聖慮安石不能掩其怨流俗譏說之論至是不能入矣遂謂人主當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又托之祁寒暑雨以為說則其辭支離窮遁益不足以欺聖聰此保甲之事所以論辨數萬言而上終疑之歟葢其所

謂弊法不足守人言不足聽者上猶信而不疑此可欺以方者也其所謂天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者上終疑而不信此難罔以非其道者也至熙寧再相其私意偽論寖已彰露復以祁寒暑雨為言而上毅然拒之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無之邪大哉王言至是聖德日新邪説不可復入安石去而終身不再召矣

夏四月丁卯鄧綰言知汝州事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管勾官徐公袞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

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獨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官吏臣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論賢不肖皆知為害愈久愈深今來本州不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情願當嚴譴雖死無悔其餘徐公袞以下州縣官吏即望聖慈察其情理别無深切特與矜恕 甲戌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為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見所下詔書獨以為是被名遂起及對垂

拱殿上問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辭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許稽遲詔旨是以不敢不來上嘉之　太常博士李寔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劉摯並為監察御史裏行　五月丙戌提舉崇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跂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益以

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却以見管戶口量第均定出役錢數付諸縣

各令管認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葢視人家産髙下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今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上諾之　六月戊午劉摯言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臣嘗求二者之意葢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於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以致於治此其

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墮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濫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强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此以彼為亂常彼以此為流俗臣謂此風不可寖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萌始於斯後摯嘗面對上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甲子知蔡州歐陽脩為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

仕脩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曰脩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楊繪言令舊臣告歸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邪　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僕射判汝州永城等七縣徐公袞等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劾治而

有是命弼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　秋七月同判司農寺曾布言言事官屢以近日所議差役新法不便考其所陳皆失利害之實非今日所以更張之意陛下方有大有為之心固將舉直錯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為害以曲為直以是為非以有為無臣恐有傷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上問如何安石曰欲劉與繪摯令分析遂以布所言劉與繪摯令分

析以聞御史中丞楊繪具録前後論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御史劉摯又言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陛下以臣言為是邪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邪則貶黜之而已雖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又曰以陛下之夙夜厲精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邪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

者益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勞民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强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名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歴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

往不可究言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革存者無幾去舊臣則勢位無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已之所為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於是詔繪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為翰林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後兩日以繪知鄭州

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弟安國白首

窮經雱從旁剽聞習熟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議雱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有以雱書聞者於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已因不復辭　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大赦天下　庚子夏國王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

寨綏州更不給還令復何議侯定界畢別進誓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　冬十月頒募役法　戊辰中書言近制增廣太學益置生員除主判官外直講以十員為額每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其生員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限　壬申前武昌節度推官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安石以書

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召對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黙然不悅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

壠豈得不預我耶

講義曰安石之學尚不能同其弟況使天下同己乎雱以父之道光於仲尼安石以子之賢為崇政講說書子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他人皆為流俗宜哉

十一月甲申詔錮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壬申劉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諸令會議蒙獨以為不便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

宋史全文卷十一

宋史全文卷十二上

宋神宗二

壬子熙寧五年春二月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　富弼屢請老戊戌復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寧節度使致仕進封韓國公　三月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

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賖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

國是論曰興利之中其罪亦有輕重青苗均輸助役世以是為安石大罪猶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學在此而始謀出此也市易免行征利及於瑣屑此皆小人之附安石者為之而安石亦以為王政將誰欺乎

羣牧使李肅之知永興軍上戒令綏撫一路肅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縣耳上不悅　户部判官呂

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為市易本錢　夏四月先是三司啓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能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

陳瓘論曰臣竊謂神考不欲於律外立軫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美不為過也日録之内但為顯揚嘉問故不以御批為是不以孝孫為然於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并不能為害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謂紙鋪孫家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人主烏乎設法相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為闕政力主嘉問遂至於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寨為安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上將恢復河湟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詔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畧不失為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　是日

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所以乂民相與盡其道以乂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出外

陳瓘論曰熙寧之初神考以安石為賢自鄧綰黜逐以後不不以安石為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鬱怨望傲然自聖於是書託聖訓之言曰卿朕師臣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為君臣宜為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聖訓前後不一又謂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如常秩者亦當屈已師之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就安石親聞此訓書于日録豈有不識去就之人而可以為聖主之師乎

六月癸亥知制誥王益柔兼判禮部貢院試法分四場除第三第四場策論如舊其第一場試本經五道第二場論語孟子各三道試官每一人試卷各分一場考校考畢衆官參定髙下去留　已巳王安石請解機務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吕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為人所疑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讒誣之人才或過於吕誨即臣未敢保陛下無疑也上曰吕公

著與卿交遊至相善然言卿屢矣卿之所存雖朋友未必知至於衆人見朕與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為之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甲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臣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强即須至再煩聖聽上曰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却半年後又乞出且勿如此

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乞復之詔於武成王廟置

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　秋七月壬午詔以榷
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辛卯詔在
京商税院雜賣場雜買務並隷提舉市易務　曽孝寛
為史館脩撰兼樞密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
孝寛始也　編脩三司勑條例刪定官郭逢原上疏陛
下固以師臣待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趨朝僕僕然北
面而亟拜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曰宰相
代天理物無所不統臣愚以謂當廢去樞府併歸中書

合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復兵農於一民此堯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置特牽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蓋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庚戌遣章惇察訪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　壬子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為額遇科場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

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人遇生員闕願入學者聽　詔入内供奉官以下已有養子更養次子為私身内侍者當行處斬不在自首之限　閏十月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蝻為害須捕盡乃得聞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幾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還奏牘姑俟其撲除盡淨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

時恐懼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卹民隱亦晚矣御批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轉運安撫司并轄下州府軍監縣令後應有災傷並仰所在畫時聞奏王安石曰條貫已令本州提點刑獄轉運司申奏安撫司自不須奏一處蝗蟲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只如經畧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呂中曰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流俗

以舊制為弊法以人怨為常情皆勉强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葢聖性嚴恭根本於天性而源流於祖宗如長江大濤雖萬折必東也安石知上之不可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暵彗星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此安石常數之論不敢發也遂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覩矣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

痛哉

先是內批付王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為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指揮

令只依魏繼宗元擘畫施行於是王安石留身白上曰必有事實乞宣示上曰聞擁貸賣冰致民賣雪都不售又聞買梳朴即梳朴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又聞立賞錢捉人不來市易司買賣安石曰果有此事則是臣欲以聚斂誤陛下陛下當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無縁有此事上曰御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更須審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會別具聞奏上曰如河決壞民産民不之怨若人壞之則怨矣安石曰

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産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孔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邮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為天之所為也　甲戌資政殿學士趙抃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或言前執政舊不差知成都上曰今人少欲去但為職田不多耳抃清苦必

不為職田蜀人素愛抃抃必肯去召見勞之曰前此無自政府復知成都者卿能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勑命也顧豈有例上甚悅　八月潁州言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脩喜薦士一時名賢㣲士出脩門下者甚衆而薦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脩自以為失庶終不出脩自以為得也　己亥詔以京西路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為南路西

京許孟陳汝蔡頳七州信陽軍為北路　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唐垧為潮州別駕垧初以王安石薦得召見驟用為諫官數論事不聽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垧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垧疏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廝役保甲以農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

李林甫盧杞又言王珪奴事安石安石曰垌素狂不足深責乃改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　是月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地計量據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分為五等均定稅數均稅法以縣租額租數毋以舊收蹙零數均攤於元額外輒增數者禁之凡田方之角有埄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户帖有分煙析生典賣割

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之所謂辭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學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啞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揚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不報　丁卯詔以淮南路分東西兩路揚亳宿楚泰泗滁真通九

州為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黄八州無為軍為西路

壬申權發遣延州趙卨為吏部員外郎賜銀絹二百疋兩以卨奏根括地萬五千九百一十四頃招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八十四人騎團作八指揮故也　冬十月戊寅知華州吕大防言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户林木廬舍亦無存者詔賜陷没之家錢有差　十二月上

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此臣所以不敢不體聖心也　是歲河北大蝗

癸丑熙寧六年春正月辛亥詔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始從王安石之議也　樞密使文彦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

賣果實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不報　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旬乃求解機務且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諭旨於是安石復入視事上謂安石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為病朕亦為雱說必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耳安石曰陛下至仁聖臣豈有他但後世風俗皆以勢利事君臣久

冐權位不知避賢即無以異勢利之人況又病必恐有
曠敗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罷也　三月丁未
熙河路經畧司言二月丙申克復河州　命知制誥呂
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
兼同修撰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舉
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為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
未可用況士大夫乎　丙辰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
九分　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官朝官選人或舉

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　壬戌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明經諸科余中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　癸亥上謂王安石曰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者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革安石曰臣固嘗論此此固易變但要措置有方　戊辰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各一員從呂惠卿請也　夏四月以期集院為律

學養生員置教授四員　戊寅新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邊事止申經畧司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之安石私記又云上令起密經制交阯事諸公皆不與聞凡所奏請皆報聽　乙酉熙河路經畧司上河州得功將卒王安石白上士氣自此益振上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　中太一宫成　六月丁丑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職張吉甫為上界勾當公事

吉甫辭以見為李璋指使方在降謫一旦捨去義所不安上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無成功被貶清臣規自全多毀絳故上薄之　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本監測驗薄氣朔差互而崇天歷氣後天明天歷朔後天其失皆置元不當未可考正浮漏渾儀亦各有舛戾詔衛朴別造歷與舊歷比較疎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裝造本監別測驗以聞　已

亥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軍器舊領於三司冑曹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廢冑曹焉　秋七月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南荆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以十萬緡為額　八月翰林學士曽布等言令修成義勇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户一匹有物力養馬者户二匹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在府界者

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緡納錢三等以上十户為一保四等十户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户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閲其㿜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要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　祕閣考試所言應制科陳彥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自是制科亦罷矣　九月辛亥御崇政殿試武舉進士　冬十月辛未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

官不許上謂王安石曰御甞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苐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　戊寅三班奉職申翊為右班殿直閤門祇候武學教授　初王韶既城河州獨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州路岷州木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族於綽羅川通熙州路疊州欽令征

洮州郭厮敦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巴氈角亦以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闢地東西千里斬首三千餘級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覆没及奏捷上乃大喜王安石謂韶謀中機會故所至皆捷云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修復熙州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帳各已降附上表稱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安石固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疎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政奉承聖旨

而已不敢獨當此賜上又諭旨曰羣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安石受賜　上初置内教場旬一御便殿程其能否而勸沮之人人奮勵　十二月上論司馬孫吳及李靖團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星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則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於能用奇

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

甲寅熙寧七年二月上與王安石論邊事曰食哉惟時雖堯舜以為先務安石曰雖然若不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誰為陛下盡力推行食哉惟時之政事上憂契丹安石曰豈有萬里而畏人者哉如不免畏人即必是事尚有可思處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

麗國使人又詔以新鄆州左司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教授國子監言看詳濤等所業堪充教授故也　三月癸卯詔以旱避正殿減常膳　乙巳白虹貫日　詔役錢每千别納頭子五文其舊於役人圓融工費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並用此錢不足即用情輕贖銅錢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斂于民間者謂之圓融汙吏乘之以為奸至是始悉禁焉　庚戌兩浙察訪沈括言兩浙上供

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間賠甚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財貨為名增兩浙預買紬絹十二萬乞罷之以寬民力從之又詔聞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上問安石納免行錢如何或云提湯餅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陛下治身比堯舜實無所愧至於難任人疾讒説即與堯舜實異故也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

事或與近習相為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費興治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歷中為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為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為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纏

布之類甚衆闗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闗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已　癸亥上批聞都下米麥踴貴可令司農寺發寄倉常平米不計元糴價比在市見賣之直量減錢出糶詔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置官場出糶民甚悦之　乙丑詔中書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翰林學士韓維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

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　夏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逺但當廣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䘏　詔州縣已差教授處管下有書

院并縣學舊有錢糧者並撥入本學補試生員選差職掌館官毋得干預從國子監請也　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其見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大雨先是監安上門鄭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伏願陛下開倉廩以振貧乏諸有司掊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料無一

人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藍縷折屋伐桑爭貸於市輸官糴米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獻臣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為一圖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使人傷心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俠福清人也於是上出俠疏及圖以示輔臣問王安石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

上不許乃詔開封府劾俠擅發馬遞之罪　王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上許之　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上疏方今朝之闕政其太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

皆不足為陛下道也　知青州滕甫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　丙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知大名府韓絳平章事翰林學士呂惠卿為參知政事安石為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上手詔諭安石欲處之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朕深體

御意更不欲再三邀御之留已除御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御之誠至矣御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賜手詔曰韓絳欲得一見御意者有所諮議御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御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講義曰仲淹用則仲淹之法行仲淹去則仲淹之法改安石之身雖退而安石之法卒不可變何耶蓋安

石變法之罪小用小人之罪大變法之禍止於一時而引用小人其禍無窮惠卿祖安石之意而行之章惇祖惠卿之意而行之蔡京又祖章惇之意而行之其為禍百年不止也

己丑詔曰朕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已行之效固亦可見吏有不能奉承雖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為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之先是呂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詔申明之　上論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當使百姓出錢輕如

往日便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猶以為言者此實除去衙前賠費深弊且天下貢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罷人臣亦當體朕此意以愛惜百姓為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然措置之間或有未盡但當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議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則天下受賜矣　詔中書自熙寧以來敇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旱既太甚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

動民之行應天之實臣恐不足以塞天變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諸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軾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有敢言者陛下承祖宗之基求治如此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為富國强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武欲為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上扺師中敢肆誕謾輒求大用可責授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王安石甚惡師中及是吕惠卿請出師

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之　辛亥中書門下言策試制舉並以經術時務今進士已罷詞賦所試事業即與制舉無異至於時政闕失即士庶各許上封言事其賢良方正等科目欲乞並行停罷從之

丙辰館閣校勘呂升卿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説書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辭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

安石上笑曰然則冝爾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吕惠卿所為以為必累安石雱等深惡之故不甚得進用　壬戌國子監言大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期集院為律學外屋尚百餘間乞盡充學舍從之為屋百楹學者以千計　六月詔監安上門鄭俠勒停編管汀州始俠上書獻流民圖朝廷以為狂笑而召問安石既罷吕惠卿執政俠又言安石作新法為民害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與安石校請黜

惠卿用京為相惠卿大怒遂白上重責之　上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併軍營令會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支及傔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疋布三萬端草二百萬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畫財其可勝用哉　辛卯詔以司天監新製渾儀浮漏於翰林天文院安置提舉司天監沈括秋官正皇甫愈等各賜銀絹有差　上

謂輔臣曰知州轉運使令久任呂惠卿曰衆議皆以舉縣令為急不知列官分職何處不擇人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故以擇人為急若縣令中明有績效用朝廷擢三兩人以勵庶官不亦善乎馮京曰漢宣帝以縣令高第者為刺史刺史有殊績者入為三公黄霸是也上曰如此用人恐亦非宜比霸之風采所以不及為郡時也　秋七月司農寺言五等丁産簿舊憑書手及户長供通隱漏不實唯使民自供手實許人糾告之法最

為詳密惠卿獻議謂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隱落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手實法凡造五等簿預以式示民令民依式為狀納縣簿訖第其價高下為五等乃定書所當輸錢示民兩月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於是始行手實法　八月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以備邊人未喻朝廷之意相搖大擾又市易司患西蜀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

解鹽以足之上顧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對曰知之

上曰卿以為何如括對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

吴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廂鹿角以擒頡利臣

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重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

輕速今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

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

用耳上復喜曰人無如此曉朕者當更思之卿又聞西

蜀禁鹽之利乎對曰亦粗知之私井既容其撲賣則不

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寵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知虜鹽又何如止絶如此後夷界更須列候加警則恐所得不補所費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公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括對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虜鹽可禁括不敢以為非　九月戊戌上以連日陰雨喜諭輔臣曰朕宮中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猶滋潤如此必可耕耨韓絳等言陛下憫憂元元

禱祠備至精誠上達旋獲感通臣等比預太一齋祠竊觀執事者踰旬未嘗解帶可見聖意虔恭左右之人亦不敢少怠也　庚子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强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以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悉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上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倒裝浮圖朕亦每以此為念也　詔曰者分兩浙為東西路今有

司言供億錢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秀等州分之必至闕事其毋復分路　三司火自巳至戌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　乙卯知制誥章惇權發遣三司使　十月庚辰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　癸巳工部郎中新知邢州范純仁權發遣慶州純仁過闕入覲上見之甚喜曰卿父在慶州甚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卿兵法必精對曰臣素儒家未嘗學兵法又問卿久隨侍在陝西必亦詳熟邊事對曰臣

隨侍時年㓜並不復記憶純仁度必有以開邊之説誤
上者因進言臣不才陛下若使完繕城壘愛養百姓臣
策疲駑不敢有辭若使臣開拓封疆侵攘夷狄非臣所
長願別擇才帥上卒不許 十一月己未冬至合祭天
地于圜丘以太祖配赦天下 十二月乙亥新知常州
吕嘉問提舉河北糴便粮草復理提點刑獄資序以檢
正中書戸房公事張諤訟嘉問不應黜降故也初王安
石既有江寧之命諤與嘉問持安石而泣安石勞之曰

已薦呂惠卿矣兩人收淚謝安石

乙卯熙寧八年春正月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王安國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汀州編管人鄭俠改英州呂惠卿憾俠且惡馮京異議欲籍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知制誥鄧潤甫同推究呂

惠卿議當俠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為身也豈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負氣惡其憸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石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　吕惠卿為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是歲十月卒罷手實法　詔張方平歸宣徽院供職上問方平祖宗禦戎之策方平曰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

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丁巳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鐵冶所收極廣苟即冶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委公弼總制營辦　二月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為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

依舊本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始安石薦韓絳呂惠
卿代巳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
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勾當御
藥院劉有方齎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
　差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内押班李憲等行視寬
廣處閲殿前司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上
諭李憲等曰黄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

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以授李靖靖以時將臣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内圓而外方圓陣即内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

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别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察訪使曾孝寛言慶歷八年嘗詔

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世以備非時官買乞檢會施行戶馬法始於此　夏四月上與王安石論理財安石曰但審計無為小人所撓令材士肯為陛下盡力則財極有可理之道　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為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閏四月知制誥沈括上熙寧奉元歷初仁宗朝用崇天歷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歷行之至熙寧元年七月望夜將旦

月食東方與歴不協乃詔更造新歴括言淮南人衛朴
通歴法詔朴改造視明天歴朔減二刻歴成行之至紹
聖初又改歴　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脩之
子也上問脩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
其文辭多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脩止於如此每
卷後論説皆稱嗚呼是事事皆可嘆嗟　五月丙寅命
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六月辛卯朔上批聞淮
南旱甚其令轉運司委州軍長吏禱名山靈祠　辛丑

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更賜名曰九域志　王安石上詩書周禮義序詔付國子監置之三經解之首先是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頒行之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薨前一

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上自為碑文載琦大節又篆
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謚忠獻　秋八月庚
寅朔司天監言日當食雲陰微雨不見　庚戌韓絳罷
知許州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
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　冬十月崇政殿說書
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上既决意罷惠卿
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
事呂惠卿姦邪不法是日手詔參知政事呂惠卿不能

以公滅私為國司直可守本官知陳州　庚子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今惠卿雖已斥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兾除一堂而尚存穢之半也於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　丁未彗不見自始出至没凡十二日　丁巳富弼言臣近日忽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之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于道路推是而往則

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寮上封論事人方喜悅曰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上累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疎賤萬機之暇一一親閲擇其衆説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太平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慮哉　張方平言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人為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薦作顧其事

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
十一月癸未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為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義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　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

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爲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而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安石由是權益重　十二月辛亥王安石上再撰詩關雎義解詔并前改定諸詩序解付國子監鏤板施行

癸丑詔安南世受王爵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

國之紀刑茲無赦已差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須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時交趾所破城邑即為露布揭之衢路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故自草此詔

丙辰熙寧九年春正月己卯是日交賊陷邕州蘇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廨闔門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之于坎縱火自焚緘憤沈起劉彛致寇彛又坐視

城覆不救乃列起彛罪牓於市冀達朝廷邑人為緘立祠歲時禱之　二月丁亥朔判太原府郭逵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招討使兼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改趙卨為副使始吳充與安石爭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充謂得之無益上竟用安石言　廣南西路經畧司以蘇緘死事聞詔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以其子前桂州司户參軍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賜對便殿上曰昔唐張廵以許逺守睢陽蔽捍江淮較之

御父未為遠過也　三月甲戌御集英殿賜進士王鐸以下并明經諸科及第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鐸邵武人也戊寅賜新及第進士等錢五百千諸科錢二百千造小録等　夏四月上與輔臣論營陣法以謂為將者少知將兵之理且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譬夫心也諸軍則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使指攻其左則右捄攻其右則左捄前後亦然則兵何由敗也　五月丙寅詔復分兩浙為二路明年五月復

有詔合為一路蓋以財賦不可分故也　六月安石既與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雱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共議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即自訴且訟綰及安石上以示安石安石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愧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天章閣待制王雱卒手詔即其家上雱所撰論語

孟子義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及與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吕氏姦利事皆自雱發之　秋七月庚申上批自關以西秋稼頗有順成之望近忽生蝗蝻蚸蚄可令監司速分定州軍往來督趣官吏打撲淨盡以聞　八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新制應祠廟許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管下閼伯廟微子廟閼伯主祀太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

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欲乞朝廷不責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尚前烈之意上批司農寺驚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　冬十月丙戌上批體問得前日小雨於農事亦小有濟宜且擇日賽謝　戊子上批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壬辰詔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户房習學公事練亨甫身備

宰屬與言事官交通罷為漳州軍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却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綰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故有是命初綰以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之黨相傾綰皆極力奏劾之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留之於上亨甫諂事安石

子雱以進至是乃斥　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雱死力請解機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爲故有是命　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章事充在西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知成都府馮京爲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先是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

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為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賊大敗乾德懼奉表詣軍門乞降納蘇茂思琅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

丁巳熙寧十年春正月辛巳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罰銅三十斤先是范純仁代建中知慶州擅發常平封樁粟麥收恤流亡多所全活會蓬生蔽野如粟公私取給焉復為營求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純仁廩貸過多

遣使按視民閒之爭先輸官比使者至則已無欠邠寧間有叢塚使者發塚數骸劾純仁全活不實之罪其地乃建中所封也朝廷即欲移罪建中純仁連奏建中方申請措置而民多餓死及臣因其措置偶免流亡非臣才術能然也建中竟不免罰銅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乙巳散　乙未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詔唐諸陵除立定禁止頃

畝外其餘民已請射地許依舊耕佃餘並禁止 己亥樞密副使王韶知洪州韶鑿空開邊以軍功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悦故出之 寶文閣待制常秩卒秩起處士在朝廷碌碌無所發明閭望日損為時譏笑 三月辛亥朔分命輔臣祈雨 五月庚戌朔詔諸路言蝻蟲生宜申嚴條約下當職官除絶之

監西京抽税竹木務太子中允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京西北路轉運副使李南公等言顥博

通古今行誼脩潔改官八年未嘗磨勘故也　戊午詔

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庚申詔以歐陽脩五代史藏秘

閣　癸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抃知杭州抃知越

州時兩浙旱蝗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人增米價抃

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

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先是淮浙饑詔出本界上

供米損市價糶以活飢民發運副使盧秉言價雖賤貧

者終不得米請償糴本盡以其餘賑恤流民詔可是歲

奏計上問曰如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對有之民飢甚死者相枕藉上慘然曰獨趙抃為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絶上嘉納之　秋七月辛未太常丞知湖州鞠真卿為太常博士直秘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權御史中丞鄧潤甫並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非特恩未嘗陳請磨勘故也

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黄廉為京東路體量安撫廉嘗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侥倖富貴不宜使佐其贍之地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廉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馭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為後世患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决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受命條舉百餘事卒全所活飢民三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年

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薦士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云　己丑秘書監蘇頌為遼主生辰國信使姚麟副之集賢校理劉奉世為正旦國信使張世矩副之故事使遼者冬至日與遼人交相慶是歲本朝歷先契丹一日遼人固執其歷為是頌曰歷家算術小異則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遼人不能屈遂各以其日為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

難處卿對得極宜　甲辰詔內外待制以上及臺諫官
發運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各舉文臣才行堪升
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隨材試用毋得舉館職及兩府
若已之親從監察御史黃廉奏請也應詔者百餘人廉
又言勢孤族寒遠跡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
書審察其能否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　九
月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秘書省著作郎宰相吳充請
於上賜謚曰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

夫高之　冬十月乙未知河陽呂公著提舉中太乙宮公著至京師對延和殿勞問周至公著面奏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材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濶繆戾而難用也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　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為元豐　司馬光

以書與吳充言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茍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槖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戊午元豐元年春正月庚戌詔河北轉運司令所在長

吏躬禱名山靈祠旱故也　戊午判太常寺陳襄集賢校理黄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　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近年朝廷寛假資格稍高之人為其衰遲或不任事未欲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勾宫觀之職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閑貪禄冒居無恥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職乞今後在京宫觀毋得過十五員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闕詔自今陳請宫觀等差遣人年六十以上聽差仍毋過兩次　閏正月戊子

權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辭日
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
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上察其忠慰諭久之
庚子日中有黒子如李自是至戊午凡十九日　三
月壬午侍讀呂公著讀後漢書畢上留公著極論治體
至三皇無為之道釋老虛寂之說公著問上曰此道高
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
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上又論前

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畧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為戇愸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禄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　御邇英閣講官黄履進講周禮八柄上曰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而八柄非大宰所得與何也履曰八柄以馭羣臣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與上曰善

庚寅詔時雨稍愆遣官禱玄冥五星辛卯遣官謝雨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夜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匏瓜裂于内階聲如雷　秋七月丁酉御史黄廉言前歲科場逐經發解人數不均乞自今於逐經内各定取人分數所貴均收所長以專士習詔自今在京發解并南省考試詩易各取三分周禮禮記通取二分又言

國子監生員著述論議盡得講官緒餘將來遂官例差考試切恐去取之際或未能判然無疑外方疏遠之人偶不相合遂致黜落欲乞將來止選近歲新科人為試官或差近郡教授詔候差官日取旨　庚子初澶州決水復塞呂公著奏疏曰曹村埽決聖心惻然即議閉塞功未踰時而有成患不閲歲而尋弭實由陛下至誠愛民愛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

猶以隂德有報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然臣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内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干禄百福子孫千億者葢將以類而應是月公著入對上迎謂曰覽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寖蕃而上繼嗣未廣公著辭順而意婉故上納焉　九月乙酉呂公著辭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奏事畢獨留謝因言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論議

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意省察上曰然當以次收用之　十二月辛丑朔詔提舉司天監集歷官考算遼高麗日本國與本朝奉元歷同異聞奏其後歷官趙延慶等言遼已未年氣朔與宣明歷合日本戊午年氣朔與遼歷相近高麗戊午年朔與奉元歷合其二十四氣内有七氣時刻并逐月太陽過宫日數時刻不同　丙午是日月中有黒子如李凡十三日乃散　先

是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於是中書言請復置大理獄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斷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推鞫　上每憤契丹倔强侵侮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御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内府基以募士曽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嬴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

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己未元豐二年春正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其奠先師肆祭器實牲體盥手灌爵奠幣讀祝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于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乞下臣議於禮官薦享祝獻顔子降于孔子九人降於顔子以正開元之失禮禮官言看詳孔子顔子稱號歴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隆殺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各設籩二

豆二俎簠簋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二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之　二月甲寅罷程顥判武學以御史何正臣言顥學術迂闊趨向僻異故也同知樞密院呂公著言臣向輒論及判别忠邪之道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程顥判武學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況如顥者其立身行道素有本末講學

論議久益疏通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齗齗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　日中有黑子如李凡十日乃散　三月癸巳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開封時彦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六百二人　五月癸酉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上旣拂之至地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

蓋慮治及執侍者而掩之實非飛蟲也　戊子蔡確參知政事時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何相漢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　秋七月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為歌詩頗有譏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

聞詔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
言無非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
以為能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　八
月甲辰同修起居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
唐貞觀初仗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于前史官隨之
欲望追唐貞觀典故復起居郎舍人職事丙午詔修起
居注官雖不兼諫職如有史事宜於崇政殿延和殿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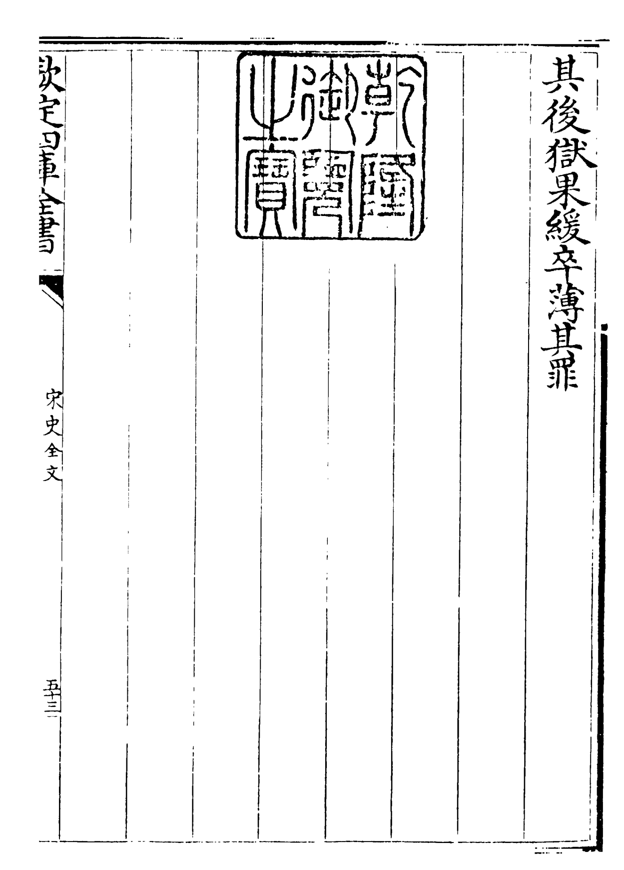
旨司奏事後直前陳述從修起居注王存請也　九月癸酉以國子監直講滿中行為館閣校勘上批昨監生虞蕃訴學官上下共為姦贓而中行所履潔廉不涉吏議宜少奬之以勵風俗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今酌周官書考賓興之意為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詔行之太學置齋舍八十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

而上舍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預籍者升內舍內舍生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五人學録增為十人學録參以學生為之

直史館蘇軾謫授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駙馬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蘇轍監筠州酒税務正字王鞏

監賔州酒務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常孫覺曽鞏王汾劉摯黄庭堅戚東道吳琯盛僑王安上周攽杜子方顔復各罰銅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况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議令之比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又言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蓋皆畧

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軾等皆特責獄事起詵嘗屬轍密報軾而轍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軾初下獄方平及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軾既下獄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按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為卿貰之


其後獄果緩卒薄其罪

宋史全文卷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一二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敫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一

宋神宗一

戊申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改元　復命武臣同提點刑獄　壬午詔州縣春首檢視暴骸給錢葬祭之　丙申權三司使唐介条知政事執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

與介同閲視後遂以為常　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内舍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待次而入者益百餘人諫官以為言故有是詔　二月乙卯孔宗愿子若蒙為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丙辰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諤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置對無一語罣人惟自引伏

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秦儀為縱横之術

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上謂文彥博等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上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　三月癸酉朔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為

為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乙酉上謂文彦博等曰任人各以所長乃可立事至於有過寡行之人或可使但不宜使在左右　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賑濟饑民　夏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問以治道弼以上鋭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其善惡若自取然後以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稱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

未久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上黙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寓内為先上善之 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髙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

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安石退而上疏極言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且謂理財無法　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王安石等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以為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言臣

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龔鼎
臣蘇頌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言乾興以來侍臣
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為
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上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
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
安石不敢坐遂已　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敞卒慶
歷前學者多守注疏之學至敞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
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　癸亥孫覺為右正

言赴諫院供職上與覺言欲革積弊覺對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他日上語左右曰孫覺頗知理　五月癸酉上謂文彦博等曰丁謂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宮殿皆謂等開之耗祖宗儲積過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上曰王旦為宰相不得無過韓絳曰旦嘗諫上不從求去位又弗許上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為是也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為額從之　六月癸卯以

同州明法魏道嚴為本州司士叅軍前邠州觀察推官
狄國賔注擬隴州職官一任以判永興軍韓琦言道嚴
唐鄭國公徵裔孫國賔梁國公仁傑十二代孫故也
詔諸路與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
興修塘堰圩埠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乙卯賜知唐州
光禄卿髙賦敕書奬諭賦在唐凡五年比罷增户萬一
千三百八十增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
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税二萬二千五十七作陂堰四

十有四云　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歷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知慶歷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下三司條析其同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開納明日即罷裁減司　秋七月乙亥詔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篳篥城也

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及第仍注初等職官　已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太宗尊號盡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詔賜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慚面目遂終不許　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文彥博呂公著

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上面許擢置中樞覺相繼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執政以為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上以覺為希旨收恩且區處大臣非小臣所宜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上不信悉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媿足矣　甲

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歷不效當改歷詔司天更造新歷　降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同知諫院孫覺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兹有貶秩諫官未有罰

金貶秩而猶居其位者也覺遂移牒閤門御史臺云論郤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釐務閤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邇英進讀已名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以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

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鹽鐵副使吕誨侍御史吕景此兩人似堪其選　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澤則宜以在

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臣愚以為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日豐稔自依舊制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安石爭論久之上

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劄曰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為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　甲子手詔曰昔我藝祖之興以天縱之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髙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絶　乙丑詔復行崇天歷　臨

鐵副使呂誨同知諫院用司馬光之言也　詔自今試館職並試策論罷詩賦　九月辛未涇州觀察使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初韓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　甲申詔自今內批指揮並作奉聖旨施行　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先是王安石講禮

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咎夔稷契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説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講義曰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魏徵諸葛亮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雖孟子告君殆不是過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詰其設施之方而再三不肯條對者蓋其所施設之方止於青

苗助役之類而遽條陳之則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録進欲使人主之深聽而後舉朝聽其所為也未幾讀吳申謹奉成憲之疏於是謂成憲不足道流俗不足聽勞民非所恤嚴刑非所緩人主當示人以好惡當懼人以不測且謂勞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設之蘊理財之法變法之心盡露矣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丁亥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　甲午司

馬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内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　庚申命入内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其實弩也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

己酉熙寧二年春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内藏庫

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畧無關防嘗聞太宗時内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嘗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當更擇人領之　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率十萬餘

石當得人繼守其事可持詔廣淵舉知州一人　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弼既辭不受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

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上以為然　丙午翰林學士司馬光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吕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為何官名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光初罷御史中丞遼因問公著以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于上故上乃知　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應干條例文字看詳具合行事件聞奏别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

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則出於一統者以有此也安石因請以吕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胡安國春秋傳序曰春秋非五經比也洚水警予與鳳皇來儀並載于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頴同垂於周史春秋不書祥瑞而盡書災異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為腐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目不以取士馴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卉一木之異指為嘉瑞天地災變隱而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論蓋攻安石學術之亂天下也

三月上既用富弼為首相弼猶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緣朝政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

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

癸未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轍奏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上批付中書因名對而有是命　兩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為甚恐須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則天

下自治　壬辰上問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畧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頷之　夏四月丁酉朔羣臣上尊號詔答不允先是上謂執政曰受與否於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見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皆陛下自擇上曰三

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　知諫院錢公輔罷知諫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名臺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對曰所為是邪天下誰敢不同非邪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

丙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災變為懼益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邪上親書詔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

志則天災不難弭大平可俟也　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論議迂濶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可即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

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於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令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

事極當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安石强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　丙辰詔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王安石之詞也　五月癸未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

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誨即奏曰王拱辰不聞有過遷謫出外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權府亦甚平允遽然補外錢公輔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逐蓋甫與王安石素所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上出誨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吕中曰安石入朝之初即勸人主逐諫官具本意如此故臺諫未有直罷者自安石始上罷吳申復以吳

申倒罷公輔自是人不附已者始擠之矣

癸巳樞密院言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遠者並删取大旨編次成册仍於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從之賜名經武要畧

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吕誨劾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上又謂安石曰吕誨言卿每事好為異多作横議或要内批以自質證又詐妄希會朕意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傅説亦豈須他人為助　羣臣準詔議

學校貢舉多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奏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隷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釋然矣即召見問何以助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

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　呂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屢薦于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　上曰欲用蘇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　考課院言準詔定到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分為上中下三等內有績狀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則定為優等如政事昏繆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為劣等　六月丁巳詔呂誨落中丞以本官知鄧州前此

誨上疏曰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捨係國
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
大聖孰能去之臣謹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
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
而倚毘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羣陰彙進
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
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
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詔視

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誨坐貶　太白入井壬戌晝見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監言日食辰巳間有陰雾遮蔽

所食不及元奏分數宰臣富弼等拜表賀　行均輸法

癸未上謂執政曰人君豈可怠於政理朕非樂於勞

苦葢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安生靈至於兵

乃是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輕用非獨殺

人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　甲申日下有五色雲

上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

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
卿等為如何則可彦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
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當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
無不濟矣　韓琦等新修仁宗實録一部二百卷曾公
亮等上英宗實録三十卷　八月丙申司馬光上疏曰
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入宮之後省閱天下奏事夜
御燈火研味經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
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癸卯侍御史劉琦監處州鹽

酒稅御史裏行錢顗監衢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顗等言切見陛下用安石爲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葢以其專肆胷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　司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闒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爲知州今琦顗止以迕犯大臣降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乞與本資不報　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

初純仁以言辭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别生事變
上曰令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
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
農桑節用而已純仁又申中書曰叅政以文學自負議
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
五伯富國强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
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曾相公年
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惟務雷同茍且趙叅政心

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公亮等以純仁狀進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　九月詔閤門引編校書籍呂惠卿校勘王存登對皆王安石所善也　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畧計千

五百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俟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從之 戊辰初開經筵 王安石獨奏事上問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

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賣祠部所剩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捄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冬十月丙申左僕射平章事富弼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葢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復言于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進用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静　知樞密院事陳升

之為禮部尚書平章事　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　改綏州為綏德城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綏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俾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宜守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祕畧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綏

州不復以易二寨　己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

講議曰昔邵康節聞杜鵑聲於天津橋上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欽若當國亦南人也豈獨自安石始耶蓋天禧天聖之時南方之氣未盛所用者欽若一人耳自安石為相所引者惠卿之憸巧升之之輕易宰相參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慮而康節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

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有本職

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别何獨憲臣隔絶疎異欲乞推原天禧詔書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上殿　十一月司馬光言欲據國史實録所載旁采異聞倣漢書作百官公卿表以備奏御從之　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無所

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數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賛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故推升之使先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不肯闗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事盡歸之三

司何必攬取為巳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

蔡延慶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王安石曰

軾豈是可奬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

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

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

木入川司馬光言吕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厚

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

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　丙子詔自今諸路同提㸃

刑獄復差文臣於是武臣提點刑獄盡罷上以武臣罕習吏文多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悉罷之人甚以為便　壬午御邇英閣吕惠卿講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十二載脩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長長尊

賢使能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為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上名光前謂光曰其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

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益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民皆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或復支移折變至今為膏肓之疾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

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　閏十一月壬寅張載為崇文殿校書先是呂公著薦載召對問以治道載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　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　條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議

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乙亥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録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説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而豈以燈為悦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願亟罷之上納其言軾因奏書獻三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

軾素不為王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斷精敏聲問益遠論事益不休

庚戌熈寧三年春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先是翰林學士范鎮言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賤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

亦言王廣淵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淵入奏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二月壬戌朔韓琦言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甲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納一

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願請官吏防下户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

使者亦强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陳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有嚴行絀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上終以韓琦所説為疑安石曰直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況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

上曰要須盡人言料文彦博呂公弼亦以此為不可但腹誹韓琦獨肯來説真忠臣也翌日安石遂稱疾不出

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員　兵部員外郎傅堯俞同判流内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

答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
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即
抗章自辯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
詳閱今覽之甚愧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獎慰良久
翰林學士司馬光為樞密副使辛巳司馬光言臣先曾
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散青苗錢不便
臣竊聞先帝嘗出内藏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
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

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尤大也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

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司馬光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光言臣近上疏未聞采録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名早收還樞密副使勅告庚寅詔收還樞密副使告勅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

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三月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書大慙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凡三返文多不載　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而琦又言今㡛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臣詳疏駁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為沮難及引

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
須再辨列欲望親覽　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
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辨餘人絕不近
理不足辨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
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畧見周禮天子有
此則豈得不為媿恥上又諭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
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少自
却即坐為流俗所勝矣　已亥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

名進士有曰聖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王安石之辭也　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以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

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
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勑不令
抑勒光曰勑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配如
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勑榜縣門及四門聽
民自來請自給之率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
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敦諭再三光再拜固辭上曰當更
思之　范鎮罷知通進銀臺司初司馬光辭樞密使上
許之鎮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

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
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
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旦追還誥勅非惟詔命
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
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
遂乞解銀臺司許之　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
科葉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
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

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五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均等策以祖洽為第一　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

此即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

夏四月詔御史中丞呂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使之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

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司馬光記所聞於趙抃曰上諭執政以呂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怨公著叛己請明著罪狀光又云公著素謹初無此對或謂孫覺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公著也　己卯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樞密副使韓絳間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

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論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定初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如何定言皆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為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密薦于上上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固爭之乃改命焉

呂中曰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于人主之親擢所以公其選也自安石

執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臺諫皆出于宰相之除矣

權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先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措置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與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　淮南轉運使

謝景温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温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别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温 上批監察御史張戩王子韶並落職知縣戩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王安石專為聚斂好勝遂非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既上疏又詣中

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荅安石以扇掩面而笑
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戩笑天
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
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遂與子韶同黜　甲申
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
臺諫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
敢衆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
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

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吕惠卿惠卿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也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吕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司馬光讀資治通鑑

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葢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彦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彦博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

恐傷王安石意故也　詔歐陽脩不合不奏聽朝廷指揮擅止散青苗錢特放罪脩在青州嘗奏疏條陳三事中書言脩擅止給青苗錢欲特旨問罪王安石論脩殊不識藩鎮體乃降是詔先是上復欲用脩執政安石曰脩見事多乖理好有文華人安石蓋指蘇軾輩而上已默喻　壬子詔罷入閤儀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六月壬戌駕部郎中朱壽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劉氏嫁

民間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之劉氏時年已七十餘矣永興錢明逸表其孝節癸亥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壽昌前已再典郡於是折資通判河中府

宗正寺言每歲正月一日裝寫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録各一本供送龍圖天章寶文閣令祖宗非袒免親

更不賜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與不合修入圖册詔送禮院詳定禮官言親疏異則恩禮不得不異世系同則圖籍不得不同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親親之義備矣所有祖宗非袒免親欲乞依舊修寫入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録其在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從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　秋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脩罷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脩以病辭宣徽

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　壬辰樞密使吕公弼罷為吏部侍郎知太原府權御史中丞馮京為樞密副使　癸巳賜祕書省正字唐垌出身初垌為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謂垌宜在館閣故得名對　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況當進用上曰王安

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青苗已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爾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槀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磁器光曰凡察人當察

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温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　九月戊子朔中書言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朝官充　乙未參知政事韓絳為陝西路安撫使先是絳奏以夏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卒遣絳　曾布同

判司農寺布尋奏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已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考試法官試法官自此始

庚子左僕射平章事曾公亮為集禧觀使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隂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馮京叅知政事吳充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乙巳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又策試武舉人　壬子太白晝

見　手詔制科調字號卷大抵意尚流俗而毀薄時政援證先王之經而輒失義理恐不足收録以惑天下之觀聽而調字號乃孔文仲試卷也於是文仲竟坐黜司馬光知永興言青苗助役為陜西之患上曰助役唯行京東兩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冬十月鄧綰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一

路覲之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又累詔趣之比至召對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綰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我須為之尋又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一月丁未客星出婁 十二月詔知杭州趙抃知青州抃至

青州京東旱蝗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青無害

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知鄧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為監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隂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　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例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戶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物産最髙者一

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
為衆所伏者二人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
主客為之謂之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
自置習學武藝每二大保逐夜輪差五人於保分内往
來巡警遇有賊盜晝時聲鼓報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戶
即時救應追捕如賊入别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　桼
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桼知
政事

辛亥熙寧四年春正月壬辰詔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平本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麥給之　二月丁巳朔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今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以明經及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解進士令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貼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

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殿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從之　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光奏罷之又請添屯軍馬於長安河中邠州光言歲凶乞罷添屯不許又奏乞災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仍牒所部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

催理詣提舉司催理如司農寺指揮不得施行光牒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光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光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甲子曾布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

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敇出令押字耳　三月丁亥夔州路轉運使孫構張詵言杜安行等討四夷賊斥地七百里獲鎧甲器仗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惇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子上召二府出陝西轉運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彦

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葢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隣近百姓皆以免役為喜葢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

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務要人推行耳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為學糧仍置小學教授　條例司言欲令諸路轉運司具屬州煩劇縣分主戶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從之　戊戌上批陳留縣見行保甲非朝廷本意今如此搔擾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賊盗餘無得妄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之傳惑恐徙戍邊是以有父子聚首號泣

者非虛也王安石進呈不行　丁未平章事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　上與王安石論保甲事以為誠有斬指者安石曰陝西河東未嘗致變則人情可知豈有怕為義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則聖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雖拂其情然亦當便於民乃可

國是論曰保甲一事民怨彰灼雖禁民越訴捕人匿名而民之斬趾求免匿牓伸寃其達於聖聰軫於聖慮安石不能掩其怨流俗譏説之論至是不能入矣遂謂人主當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又托之祁寒暑雨以為説則其辭支離窮遁益不足以欺聖聰此保甲之事所以論辨數萬言而上終疑之歟蓋其所

謂弊法不足守人言不足聽者上猶信而不疑此可欺以方者也其所謂天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者上終疑而不信此難罔以非其道者也至熙寧再相其私意僞論寖已彰露復以祁寒暑雨為言而上毅然拒之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無之耶大哉王言至是聖德日新邪說不可復入安石去而終身不再召矣

夏四月丁卯鄧綰言知汝州事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管勾官徐公袞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

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獨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官吏臣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論賢不肖皆知為害愈久愈深今來本州不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情願當嚴譴雖死無悔其餘徐公袞以下州縣官吏即望聖慈察其情理別無深切特與矜恕　甲戌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為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見所下詔書獨以為是被名遂起及對垂

拱殿上問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辭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許稽遲詔旨是以不敢不來上嘉之　太常博士李寔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劉摯並為監察御史裏行　五月丙戌提舉崇福宫吕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隂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益以

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却以見管戶口量第均定出役錢數付諸縣

各令管認别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

蓋視人家産髙下乃得其實令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

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今判司農寺乃鄧綰

曾布一爲知雜一爲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

石指陳繪言爲不然上諾之　六月戊午劉摯言今天

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

法喜於敢爲之論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

有所非樂於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以致於治此其

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墮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濫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强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此以彼為亂常彼以此為流俗臣謂此風不可寖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後摯嘗面對上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甲子知蔡州歐陽脩為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

仕脩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曰脩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吕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邪 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僕射判汝州永城等七縣徐公衮等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劾治而

有是命弼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　秋七月同判司農寺曽布言言事官屢以近日所議差役新法不便考其所陳皆失利害之實非今日所以更張之意陛下方有大有為之心固將舉直錯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為害以曲為直以是為非以有為無臣恐有傷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上問如何安石曰欲劉與繪摯令分析遂以布所言劉與繪摯令分

析以聞御史中丞楊繪具録前後論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御史劉摯又言臣近曽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陛下以臣言為是邪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邪則貶黜之而已雖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又曰以陛下之夙夜厲精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邪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

者益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勞民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强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

往不可究言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革存者無幾去舊臣則勢位無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已之所為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於是詔繪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為翰林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後兩日以繪知鄭州

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弟安國白首

窮經雱從旁剽聞習熟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議雱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有以雱書聞者於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已因不復辭　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大赦天下　庚子夏國王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

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俟定界畢别進誓表回頒

誓詔恩賜如舊　冬十月頒募役法　戊辰中書言近

制增廣太學益置生員除主判官外直講以十員為額

每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其生員

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内舍

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内舍以二百員為限　壬申

前武昌節度推官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常非其

兄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安石以書

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召對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

壠豈得不預我耶

講義曰安石之學尚不能同其弟況使天下同已乎雱以父之道光於仲尼安石以子之賢為崇政講說書子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他人皆為流俗宜哉

十一月甲申詔蠲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壬申劉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名諸令會議蒙獨以為不便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

宋史全文卷十一

宋史全文卷十二上

宋神宗二

壬子熙寧五年春二月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　富弼屢請老戊戌復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寧節度使致仕進封韓國公　三月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

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

國是論曰興利之中其罪亦有輕重青苗均輸助役世以是為安石大罪猶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學在此而始謀出此也市易免行征利及於瑣屑此皆小人之附安石者為之而安石亦以為王政將誰欺乎

羣牧使李肅之知永興軍上戒令綏撫一路肅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縣耳上不悅　戶部判官呂

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為市易本錢　夏四月先是三司啓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能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

陳瓘論曰臣竊謂神考不欲於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美不為過也日録之内但為顯揚嘉問故不以御批為是不以孝孫為然於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并不能為害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謂紙鋪孫家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人主烏乎設法相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為闕政力主嘉問遂至於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寨為安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上將恢復河湟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詔言巳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户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畧不失為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　是日

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所以乂民相與盡其道以乂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出外

陳瓘論曰熙寧之初神考以安石為賢自鄧綰黜逐以後不以安石為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鬱怨望傲然自聖於是書託聖訓之言曰卿朕師臣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為君臣宜為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聖訓前後不一又謂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如常秩者亦當屈已師之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就安石親聞此訓書于日録豈有不識去就之人而可以為聖主之師乎

六月癸亥知制誥王益柔兼判禮部貢院試法分四場除第三第四場策論如舊其第一場試本經五道第二場論語孟子各三道試官每一人試卷各分一場考校考畢衆官參定高下去留　已巳王安石請解機務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吕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為人所疑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讒誣之人才或過於吕誨即臣未敢保陛下無疑也上曰吕公

著與卿交遊至相善然言卿屢矣卿之所存雖朋友未
必知至於衆人見朕與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
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
亦宜為之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甲
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
臣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强即須至再煩聖聽上曰
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却半年後又乞出且勿如此
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乞復之詔於武成王廟置

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　秋七月壬午詔以榷
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辛卯詔在
京商稅院雜賣場雜買務並隸提舉市易務　曾孝寛
為史館脩撰兼樞密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
孝寛始也　編脩三司敕條例刪定官郭逢原上疏陛
下固以師臣待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趨朝僕僕然北
面而亟拜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曰宰相
代天理物無所不統臣愚以謂當廢去樞府併歸中書

合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復兵農於一民此堯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置特牽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蓋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庚戌遣章惇察訪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　壬子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為額遇科場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

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人遇生員闕願入學者聽　詔入内供奉官以下已有養子更養次子為私身内侍者當行處斬不在自首之限　閏十月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蝻為害須捕盡乃得聞奏令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幾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還奏牘姑俟其撲除盡淨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

時恐懼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卹民隱亦晚矣御批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轉運安撫司并轄下州府軍監縣令後應有災傷並仰所在晝時聞奏王安石曰條貫已令本州提點刑獄轉運司申奏安撫司自不須奏一處蝗蟲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只如經畧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呂中曰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説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説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流俗

以舊制為弊法以人怨為常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蓋聖性嚴恭根本於天性而源流於祖宗如長江大濤雖萬折必東也安石知上之不可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暵彗星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此安石常數之論不敢發也遂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

痛哉

先是內批付王安石閧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為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指揮

令只依魏繼宗元擘畫施行於是王安石留身白上曰必有事實乞宣示上曰聞擁貨賣冰致民賣雪都不售又聞買梳朴即梳朴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又聞立賞錢捉人不來市易司買賣安石曰果有此事則是臣欲以聚斂誤陛下陛下當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無緣有此事上曰御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更須審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會別具聞奏上曰如河決壞民産民不之怨若人壞之則怨矣安石曰

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産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孔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卹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為天之所為也　甲戌資政殿學士趙抃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或言前執政舊不差知成都上曰今人少欲去但為職田不多耳抃清苦必

不為職田蜀人素愛朴朴必肯去召見勞之曰前此無自政府復知成都者卿能為朕行乎朴曰陛下宣言即勑命也顧豈有例上甚悅　八月潁州言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脩喜薦士一時名賢御士出脩門下者甚衆而薦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脩自以為失庶終不出脩自以為得也　已亥詔以京西路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為南路西

京許孟陳汝蔡頽七州信陽軍為北路　貶太子中允
同知諌院唐坰為潮州别駕坰初以王安石薦得召見
驟用為諌官數論事不聽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請
對上諭止之坰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
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坰疏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為
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
繹為厮役保甲以農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損下補
上人人怨咨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

李林甫盧杞又言王珪奴事安石安石曰坰素狂不足深責乃改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　是月詔司農以方田均税條約并式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地計量據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分為五等均定税數均税法以縣租額租數毋以舊收䟽零數均攤於元額外輒增數者禁之凡田方之角有埄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户帖有分煙析生典賣割

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之所謂辭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學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啞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揚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不報　丁卯詔以淮南路分東西兩路揚亳宿楚泰泗滁真通九

州為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黄八州無為軍為西路
壬申權發遣延州趙卨為吏部員外郎賜銀絹二百疋
兩以卨奏根括地萬五千九百一十四頃招漢蕃弓箭
手四千九百八十四人騎團作八指揮故也　冬十月
戊寅知華州呂大防言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頭谷山
嶺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起
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户林
木廬舍亦無存者詔賜陷没之家錢有差　十二月上

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横費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此臣所以不敢不體聖心也　是歲河北大蝗

癸丑熙寧六年春正月辛亥詔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始從王安石之議也　樞密使文彦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

責果實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
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
乎不報　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旬乃求解機務且
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既而上又召安
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諭旨於是安石復入
視事上謂安石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為病朕亦為雱說
必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耳安石曰陛
下至仁聖臣豈有他但後世風俗皆以勢利事君臣久

冐權位不知避賢即無以異勢利之人況又病必恐有曠敗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罷也　三月丁未熙河路經畧司言二月丙申克復河州　命知制誥吕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王雱兼同修撰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為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況士大夫乎　丙辰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九分　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官朝官選人或舉

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　壬戌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明經諸科斜中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　癸亥上謂王安石曰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者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革安石曰臣固嘗論此此固易變但要措置有方　戊辰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各一員從吕惠卿請也　夏四月以期集院為律

學養生員置教授四員　戊寅新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邉事止申經畧司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之安石私記又云上令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凡所奏請皆報聽　乙酉熙河路經畧司上河州得功將卒王安石白上士氣自此益振上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　中太一宫成　六月丁丑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職張吉甫為上界勾當公事

吉甫辭以見為李璋指使方在降謫一旦捨去義所不安上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無成功被貶清臣規自全多毀絳故上薄之　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本監測驗簿氣朔差互而崇天歷氣後天明天歷朔後天其失皆置元不當未可考正浮漏渾儀亦各有舛戾詔衛朴別造歷與舊歷比較疎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裝造本監別測驗以聞　已

亥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軍器舊領於三司冑曹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廢冑曹焉　秋七月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南荆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以十萬緡為額　八月翰林學士曽布等言今修成義勇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戸一匹有物力養馬者戸二匹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在府界者

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緡納錢三等以上十户為一保四等十户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户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要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 秘閣考試所言應制科陳彦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自是制科亦罷矣 九月辛亥御崇政殿試武舉進士 冬十月辛未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

官不許上謂王安石曰御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弟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　戊寅三班奉職申翊為右班殿直閤門祇候武學教授　初王韶既城河州獨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州路岷州木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侯於綽羅川通熙州路疊州欽令征

洮州郭廝敦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巴氈角亦以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闢地東西千里斬首三千餘級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覆没及奏捷上乃大喜王安石謂韶謀中機會故所至皆捷云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修復熙州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帳各已降附上表稱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安石固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疎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政奉承聖旨

而已不敢獨當此賜上又諭旨曰羣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安石受賜　上初置内教場句一御便殿程其能否而勸沮之人人奮厲　十二月上論司馬孫吳及李靖團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星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則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於能用奇

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

甲寅熙寧七年二月上與王安石論邊事曰食哉惟時雖堯舜以為先務安石曰雖然若不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誰為陛下盡力推行食哉惟時之政事上憂契丹安石曰豈有萬里而畏人者哉如不免畏人即必是事尚有可思處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

麗國使人又詔以新鄆州左司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教授國子監言看詳濤等所業堪充教授故也　三月癸卯詔以旱避正殿減常膳　乙巳白虹貫日　詔役錢每千别納頭子五文其舊於役人圓融工費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並用此錢不足即用情輕贖銅錢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于民間者謂之圓融汙吏乘之以為奸至是始悉禁焉　庚戌兩浙察訪沈括言兩浙上供

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間賠甚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財
貨為名增兩浙預買紬絹十二萬乞罷之以寛民力從
之又詔聞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
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上問安石納免行錢如何
或云提湯餅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經
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陛下治身比堯舜實無所
愧至於難任人疾讒說即與堯舜實異故也上曰何故
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

事或與近習相為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費興治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歷中為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為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為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纒

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買其
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已　癸亥上批聞都下米
麥踴貴可令司農寺發寄倉常平米不計元糴價比在
市見賣之直量減錢出糶詔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
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置官場出糶民甚悅之　乙
丑詔中書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翰
林學士韓維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
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

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　夏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逺但當廣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卹　詔州縣已差教授處管下有書

院并縣學舊有錢糧者並撥入本學補試生員選差職掌館官毋得干預從國子監請也　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其見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大雨先是監安上門鄭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伏願陛下開倉廪以振貧乏諸有司掊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料無一

人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藍縷拆屋伐桑爭貸於市輸官糴米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獻臣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為一圖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使人傷心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俠福清人也於是上出俠疏及圖以示輔臣問王安石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

上不許乃詔開封府劾俠擅發馬遞之罪　王安石懇
求去位引惠卿執政上許之　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
司馬光上疏方今朝之闕政其太者有六而已一曰廣
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户
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
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
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
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

皆不足為陛下道也　知青州滕甫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　丙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知大名府韓絳平章事翰林學士呂惠卿為參知政事安石為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上手詔諭安石欲處之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朕深體

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除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賜手詔曰韓絳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講義曰仲淹用則仲淹之法行仲淹去則仲淹之法改安石之身雖退而安石之法卒不可變何耶蓋安

石變法之罪小用小人之罪大變法之禍止於一時而引用小人其禍無窮惠卿祖安石之意而行之章惇祖惠卿之意而行之蔡京又祖章惇之意而行之其為禍百年不止也

巳丑詔曰朕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巳行之效固亦可見吏有不能奉承雖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為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之先是吕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詔申明之　上論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當使百姓出錢輕如

往日便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猶以為言者此實除去衙前賠費深弊且天下貢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罷人臣亦當體朕此意以愛惜百姓為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然措置之間或有未盡但當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議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則天下受賜矣　詔中書自熙寧以來寀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旱旣太甚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

動民之行應天之實臣恐不足以塞天變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諸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軾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有敢言者陛下承祖宗之基求治如此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為富國强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武欲為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上批師中敢肆誕謾輙求大用可責授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王安石甚惡師中及是呂惠卿請出師

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之　辛亥中書門下言策試制舉並以經術時務今進士已罷詞賦所試事業即與制舉無異至於時政闕失即士庶各許上封言事其賢良方正等科目欲乞並行停罷從之

丙辰館閣校勘吕升卿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說書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辭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

安石上笑曰然則宜爾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吕惠卿所為以為必累安石雱等深惡之故不甚得進用　壬戌國子監言大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期集院為律學外屋尚百餘間乞盡充學舍從之為屋百楹學者以千計　六月詔監安上門鄭俠勒停編管汀州始俠上書獻流民圖朝廷以為狂笑而召問安石既罷吕惠卿執政俠又言安石作新法為民害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與安石校請黜

惠卿用京為相惠卿大怒遂白上重責之　上謂輔臣

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

併軍營令會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

支及傔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

二十萬疋布三萬端草二百萬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

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畫財其可勝用哉　辛

卯詔以司天監新製渾儀浮漏於翰林天文院安置提

舉司天監沈括秋官正皇甫愈等各賜銀絹有差　上

謂輔臣曰知州轉運使令久任吕惠卿曰衆議皆以舉縣令為急不知列官分職何處不擇人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故以擇人為急若縣令中明有績效用朝廷擢三兩人以勵庶官不亦善乎馮京曰漢宣帝以縣令高第者為刺史刺史有殊績者入為三公黄霸是也上曰如此用人恐亦非宜比霸之風采所以不及為郡時也　秋七月司農寺言五等丁産簿舊憑書手及户長供通隱漏不實唯使民自供手實許人糾告之法最

為詳密惠卿獻議謂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户自占家業如有隱落即用隱寄産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手實法凡造五等簿預以式示民令民依式為狀納縣簿訖第其價高下為五等乃定書所當輸錢示民兩月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於是始行手實法　八月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遣内侍籍民車以備邊人未喻朝廷之意相摇大擾又市易司患西蜀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

解鹽以足之上顧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對曰知之上曰卿以為何如括對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廂鹿角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重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復喜曰人無如此曉朕者當更思之卿又聞西蜀禁鹽之利乎對曰亦粗知之私井既容其撲賣則不

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知虜鹽又何如止絶如此後夷界更須列候加警則恐所得不補所費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公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括對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虜鹽可禁括不敢以為非　九月戊戌上以連日陰雨喜諭輔臣曰朕宮中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猶滋潤如此必可耕耨韓絳等言陛下憫憂元元

禱祠備至精誠上達旋獲感通臣等比預太一齋祠竊觀執事者踰旬未嘗解帶可見聖意虔恭左右之人亦不敢少怠也　庚子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强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以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悉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上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倒裝浮圖朕亦每以此為念也　詔曰者分兩浙為東西路今有

司言供億錢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秀等州分之必至闕事其毋復分路　三司火自巳至戌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　乙卯知制誥章惇權發遣三司使　十月庚辰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　癸巳工部郎中新知邢州范純仁權發遣慶州純仁過闕入覲上見之甚喜曰卿父在慶州甚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卿兵法必精對曰臣素儒家未嘗學兵法又問卿久隨侍在陝西必亦詳熟邊事對曰臣

隨侍時年幼並不復記憶純仁度必有以開邊之說誤
上者因進言臣不才陛下若使完繕城壘愛養百姓臣
策疲駑不敢有辭若使臣開拓封疆侵攘夷狄非臣所
長願別擇才帥上卒不許　十一月己未冬至合祭天
地于圜丘以太祖配赦天下　十二月乙亥新知常州
呂嘉問提舉河北糴便粮草復理提點刑獄資序以檢
正中書户房公事張諤訟嘉問不應黜降故也初王安
石既有江寧之命諤與嘉問持安石而泣安石勞之曰

已薦呂惠卿矣兩人收淚謝安石

乙卯熙寧八年春正月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王安國追毁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汀州編管人鄭俠改英州呂惠卿憾俠且惡馮京異議欲藉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知制誥鄧潤甫同推究呂

惠卿議當俠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為身也豈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負氣惡其憸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石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　呂惠卿為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是歲十月卒罷手實法　詔張方平歸宣徽院供職上問方平祖宗禦戎之策方平曰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

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丁巳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鐵冶所收極廣茍即冶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委公弼總制營辦　二月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為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

依舊本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始安石薦韓絳呂惠
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
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勾當御
藥院劉有方齎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
差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内押班李憲等行視寛
廣處閲殿前司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上
諭李憲等曰黄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

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以授李靖靖以時將臣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内圓而外方圓陣即内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

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别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察訪使曽孝寛言慶歴八年嘗詔

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户養被甲馬一世以備非時官買乞檢會施行户馬法始於此　夏四月上與王安石論理財安石曰但審計無為小人所撓令材士肯為陛下盡力則財極有可理之道　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為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閏四月知制誥沈括上熈寧奉元歴初仁宗朝用崇天歴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歴行之至熈寧元年七月望夜將旦

月食東方與歴不協乃詔更造新歴括言淮南人衛朴通歴法詔朴改造視明天歴朔減二刻歴成行之至紹聖初又改歴　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脩之子也上問脩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脩止於如此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事皆可嘆嗟　五月丙寅命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六月辛卯朔上批聞淮南旱甚其令轉運司委州軍長吏禱名山靈祠　辛丑

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更賜名曰九域志　王安石上詩書周禮義序詔付國子監置之三經解之首先是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頒行之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薨前一

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上自為碑文載琦大節又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謚忠獻　秋八月庚寅朔司天監言日當食雲陰微雨不見　庚戌韓絳罷知許州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　冬十月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是日手詔參知政事呂惠卿不能

以公滅私為國司直可守本官知陳州　庚子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今惠卿雖已斥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冀除一堂而尚存穢之半也於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　丁未彗不見自始出至没凡十二日　丁巳富弼言臣近日忽聞别降手詔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之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于道路推是而往則

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寮上封論事人方喜悅日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上累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疎賤萬機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説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太平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慮哉 張方平言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人為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薦作顧其事

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恊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
十一月癸未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為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義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 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

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而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安石由是權益重　十二月辛亥王安石上再撰詩關雎義解詔并前改定諸詩序解付國子監鏤板施行

癸丑詔安南世受王爵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

國之紀刑茲無赦已差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須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時交趾所破城邑即為露布揭之衢路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故自草此詔

丙辰熙寧九年春正月己卯是日交賊陷邕州蘇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廨闔門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之于坎縱火自焚緘憤沈起劉彝致寇曻又坐視

城覆不救乃列起彛罪牓於市兾達朝廷邑人為緘立祠歲時禱之　二月丁亥朔判太原府郭逵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招討使兼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改趙卨為副使始吳充與安石爭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充謂得之無益上竟用安石言　廣南西路經畧司以蘇緘死事聞詔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以其子前桂州司户參軍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賜對便殿上曰昔唐張廵以許遠守睢陽蔽捍江淮較之

御父未為遠過也　三月甲戌御集英殿賜進士王鐸以下并明經諸科及第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鐸邵武人也戊寅賜新及第進士等錢五百千諸科錢二百千造小録等　夏四月上與輔臣論營陣法以謂為將者少知將兵之理且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譬夫心也諸軍則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使指攻其左則右捄攻其右則左捄前後亦然則兵何由敗也　五月丙寅詔復分兩浙為二路明年五月復

有詔合為一路葢以財賦不可分故也　六月安石旣與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雱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共議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即自訴且訟綰及安石上以示安石安石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愧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天章閣待制王雱卒手詔即其家上雱所撰論語

孟子義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及與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雱發之　秋七月庚申上批自關以西秋稼頗有順成之望近忽生蝗蝻蝦蛃可令監司速分定州軍往來督趣官吏打撲淨盡以聞　八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新制應祠廟許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管下閼伯廟微子廟閼伯主祀太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

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欲乞朝廷不責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尚前烈之意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　冬十月丙戌上批體問得前日小雨於農事亦小有濟宜且擇日賽謝　戊子上批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壬辰詔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身備

宰屬與言事官交通罷為漳州軍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却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綰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故有是命初綰以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之黨相傾綰皆極力奏劾之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留之於上亨甫諂事安石

子雱以進至是乃斥　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雱死力請解機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為故有是命　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章事充在西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知成都府馮京為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先是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

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為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賊大敗乾徳懼奉表詣軍門乞降納蘇茂思琅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

丁巳熙寧十年春正月辛巳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罰銅三十斤先是范純仁代建中知慶州擅發常平封樁粟麥收恤流亡多所全活會逢生蔽野如粟公私取給焉復為營求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純仁廩貸過多

遣使按視民閒之爭先輸官比使者至則已無欠邠寧間有叢塜使者發塜數骸劾純仁全活不實之罪其地乃建中所封也朝廷即欲移罪建中純仁連奏建中方申請措置而民多餓死及臣因其措置偶免流亡非臣才術能然也建中竟不免罰銅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乙巳散　乙未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詔唐諸陵除立定禁止頃

畝外其餘民已請射地許依舊耕佃餘並禁止　已亥樞密副使王韶知洪州韶鑿空開邊以軍功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悅故出之　寶文閣待制常秩卒秩起處士在朝廷碌碌無所發明問望日損為時譏笑　三月辛亥朔分命輔臣祈雨　五月庚戌朔詔諸路言螟蟲生宜申嚴條約下當職官除絶之

監西京抽税竹木務太子中允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京西北路轉運副使李南公等言顥博

通古今行誼脩潔改官八年未嘗磨勘故也　戊午詔
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庚申詔以歐陽脩五代史藏秘
閣　癸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抃知杭州抃知越
州時兩浙旱蝗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人增米價抃
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
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先是淮浙饑詔出本界上
供米損市價糶以活飢民發運副使盧秉言價雖賤貧
者終不得米請償糴本盡以其餘賑恤流民詔可是歲

奏計上問曰如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對有之民飢甚死者相枕籍上惨然曰獨趙抃為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絶上嘉納之　秋七月辛未太常丞知湖州鞠真卿為太常博士直秘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權御史中丞鄧潤甫並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非特恩未嘗陳請磨勘故也

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黄廉爲京東路體量安撫廉嘗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僥倖富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廉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馭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爲後世患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令以累御廉既受命條舉百餘事卒全所活飢民三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年

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薦士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云　己丑秘書監蘇頌為遼主生辰國信使姚麟副之集賢校理劉奉世為正旦國信使張世矩副之故事使遼者冬至日與遼人交相慶是歲本朝歴先契丹一日遼人固執其歴為是頌曰歴家筭術小異則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歴可也遼人不能屈遂各以其日為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

難處𢭏對得極宜　甲辰詔内外待制以上及臺諫官發運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各舉文臣才行堪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隨材試用毋得舉館職及兩府若巳之親從監察御史黄廉奏請也應詔者百餘人廉又言勢孤族寒遠跡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否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　九月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秘書省著作郎宰相吳充請於上賜謚曰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

夫高之　冬十月乙未知河陽呂公著提舉中太乙宫公著至京師對延和殿勞問周至公著面奏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材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濶繆戾而難用也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　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為元豐　司馬光

以書與吳充言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茍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槖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戊午元豐元年春正月庚戌詔河北轉運司令所在長

吏躬禱名山靈祠旱故也　戊午判太常寺陳襄集賢校理黄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　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近年朝廷寛假資格稍高之人為其衰遲或不任事未欲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勾宫觀之職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閒貪禄冒居無恥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職乞今後在京宫觀毋得過十五員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闕詔自今陳請宫觀等差遣人年六十以上聽差仍毋過兩次　閏正月戊子

權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上察其忠慰諭久之

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自是至戊午凡十九日　三月壬午侍讀呂公著讀後漢書畢上留公著極論治體至三皇無為之道釋老虛寂之說公著問上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上又論前

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畧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為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禄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　御邇英閣講官黄履進講周禮八柄上曰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而八柄非大宰所得與何也履曰
八柄以馭羣臣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與上曰善
庚寅詔時雨稍愆遣官禱玄冥五星辛卯遣官謝雨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夜東南有光燭地大星
出匏瓜裂于內階聲如雷　秋七月丁酉御史黄廉言
前歳科場逐經發解人數不均乞自今於逐經内各定
取人分數所貴均收所長以專士習詔自今在京發解
并南省考試詩易各取三分周禮禮記通取二分又言

國子監生員著述論議盡得講官緒餘將來遂官例差
考試切恐去取之際或未能判然無疑外方疏遠之人
偶不相合遂致黜落欲乞將來止選近歲新科人為試
官或差近郡教授詔候差官日取旨　庚子初澶州決
水復塞呂公著奏疏曰曹村埽決聖心惻然即議閉塞
功未踰時而有成患不閲歲而尋弭實由陛下至誠愛
民愛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近日數起詔獄有司
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

猶以陰德有報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然臣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是月公著入對上迎謂曰覽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上繼嗣未廣公著辭順而意婉故上納焉　九月乙酉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奏事畢獨留謝因言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論議

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意省察上曰然當以次收用之　十二月辛丑朔詔提舉司天監集歷官考算遼高麗日本國與本朝奉元歷同異聞奏其後歷官趙延慶等言遼己未年氣朔與宣明歷合日本戊午年氣朔與遼歷相近高麗戊午年朔與奉元歷合其二十四氣內有七氣時刻并逐月太陽過宫日數時刻不同　丙午是日月中有黒子如李凡十三日乃散　先

是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於是中書言請復置大理獄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斷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推鞫　上每憤契丹倔强侵侮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御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内府基以募士曽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

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已未元豐二年春正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其奠先師肆祭器實牲體盥手灌爵奠幣讀祝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于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乞下臣議於禮官薦享祝獻顏子降于孔子九人降於顏子以正開元之失禮禮官言看詳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隆殺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各設籩二

豆二俎簠簋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二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之　二月甲寅罷程頤判武學以御史何正臣言頤學術迂闊趨向僻異故也同知樞密院呂公著言臣向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陛下頃賜開納近日除程頤判武學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況如頤者其立身行道素有本末講學

論議久益疏通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　日中有黒子如李凡十日乃散　三月癸巳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開封時彦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六百二人　五月癸酉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至地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

蓋處治及執侍者而掩之實非飛蟲也　戊子蔡確參知政事時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何相漢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　秋七月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為歌詩頗有譏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

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　八月甲辰同修起居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唐貞觀初仗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于前史官隨之欲望追唐貞觀典故復起居郎舍人職事丙午詔修起居注官雖不兼諫職如有史事宜於崇政殿延和殿承

旨司奏事後直前陳述從修起居注王存請也　九月癸酉以國子監直講滿中行為館閣校勘上批昨監生虞蕃訴學官上下共為姦贓而中行所履潔廉不涉吏議宜少奬之以勵風俗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今酌周官書考賔興之意為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詔行之太學置齋舍八十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

試補内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録如貢舉法而上舍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預籍者升内舍内舍生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五人學録增為十人學録參以學生為之 直史館蘇軾謫授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駙馬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蘇轍監筠州酒税務正字王鞏

監實州酒務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黄庭堅戚秉道吴琯盛僑王安上周攽杜子方顔復各罰銅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況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議令之比乞特行廢絶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又言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蓋皆畧

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軾等皆特責獄事起詵嘗屬轍密報軾而轍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軾初下獄方平及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軾既下獄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按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録録如此其中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為卿貰之

其後獄果緩卒薄其罪

宋史全文卷十二上